晉綏日報

民國廿九年九月十八日創刊　地址：山門興縣

第一六七九號

訂報地址：各縣郵局　報價每張農幣百元

交城縣農會臨委會成立 派工作人員下鄉

（交城訊）本縣農會臨時委員會於十二月八日在全縣區擴幹會議上正式成立。民主選出周鳳鳴、林志遠、曲俊、張雨、田忠、張厚、張栗義等七同志爲委員，周鳳鳴爲主任委員。並派出二十五個特派員與五十個工作人員到各地，隨同貧僱農一起，堅決消滅地主階級，澈底貫澈平分土地政策。農臨會成立後，即有凋家溝口等村代表要求派人去讀告農民書與土地法大綱。（張理）

應縣敵彈藥車爆炸

（新華社綏蒙二十一日電）困踞應縣城閻匪，於十一月二十日由大同運回彈藥十餘膠皮車，卸車時，砲彈爆炸，全部彈藥隨之爆炸，烟霧瀰漫，響聲如雷。匪軍及居民死傷共二百餘，並炸[illegible]民房甚多。（滄海）

興縣石門莊 按行政村平分土地
依靠貧僱農爲骨幹反覆討論擬出初步方案

（興縣訊）五區石門莊對以行政村爲單位平分土地，經一月來全村貧僱農幾番討論，現已擬就初步方案。當兩月前邊區農會臨時委員會的「告農民書」發表後，工作團會發動各村農民討論平分土地原則，貧僱農下中農都熱烈擁護，中中農也很高興，只有一部份以富裕中農爲首的老中農，對拿出自己長餘部份土地，表示不積極，他們說：「這是法令，咱沒意見。」特別是長通產多水田的村子，亦以這部富裕中農爲首，影響部份貧僱農和中農，對撥地給外村表示無可奈何的情緒。因此工作團認爲正確貫澈平分土地原則，必須依靠貧僱農爲骨幹，團結中農，批評不正確的意見，加强對他們的教育，經過他們醞釀、推動，才能澈底實現。遂於十一月十八日首先召開了全行政村貧僱農大會，討論平分土地。

五類村子情況不同 提出了不同的要求

當討論時，到會貧僱農一百六十餘人，幾全部頓時起立，爭相發言，大家話聲鬨成一團，認爲共產黨平分土地政策，是幫助農民澈底翻身的政策，但在具體執行中，各村根據各村情況，提出了不同的要求。一般說來，石門莊各自然村可分五種類型。第一類是水旱地佔多數長通產的村子（石門），第二類是水地亦不少（佔耕地五分之二）長通產的村子（姚家會），第三類祇有山地，僅一些些水地長通產的村子（南堡、常仲、盤谷），第四類是山地水地都有缺通產的村子（前后北會），第五類是祇有山地，僅一些些水地缺通產的村子（南會、金鵬澗、圪針崙）。這五類村子中，第一第二類村子，主張移民，對移來戶與本村農民同等分配土地，如採川撥地，主張按本村山水地比例搭配撥給。第三類村子主張向外撥地時，祇撥山地，不撥水地，第四類村子，主張撥進地時，山水地搭配撥進，如北會劉院生說：「肉骨都要哨」。第五類村子，有三種主張：第一種主張如南會高海魚說：「土地法大綱上說抽肥補瘦，缺水地村就應有水田，得把各村水地都平均。」是一種打亂平分思想。第二種主張如圪針崙高恆堂說：「咱村缺水田，石門多的是水地，撥給我們時，要全撥水地。」但他認爲長通產缺水田的村子，川不着平均進水地。第三種主張如圪針崙高其一說：「咱村缺五十石通產，可以撥給四十石水地通產，山地乾脆不要。」因此，各村意見都不一致，特別是南會村抓住抽肥補瘦原則，要求山水地平均分，而石門則抓住不打亂平分，要求撥川地祇能按本村山水地比例搭配，意見更爲分歧。因此大會決定休會，毛席杜厚多提議叫大家把會裏意見，根據天下農民一家人思想，回去好好醞釀，再來討論。

批評村本位主義思想 決定撥地的條件對象

廿三日根據各村貧僱農團都已醞釀了幾次平分土地，行政村就召開了村代表會議（代表中，貧農佔十分之八，中農佔十分之二），彙報各村醞釀結果。首先，大家研究川移民撥地兩個辦法，究竟那個好了？代表們覺得移民辦法最簡便，可是實際上做不通，原因是：第一，長通產的村子，窑洞都已經分配掉了，剩下的只一些壞窑洞，尤其像南堡村根本沒窑窖，第二、缺通產的村子，像北會，貧農們都分得了好石窑，而且本村有平地水地，不願移出來。第三、像南會雖有人要移出來，可是村裏人不願意，他們說：「你移走，有水地種，早翻身，咱吃了苦，不如大家不移，補進水地，一齊翻身。」因此願移民的祇有少數人，但大部是分戶、帶[illegible]兵、擔負扭性質，大家不允許，因此，除個別必要的移民外，移民很難做通。大家就決定從撥地想辦法。在討論中，大家首先批評了石門莊抓住不打亂平分一點，要按本村土地比例搭配山水地，是村本位主義，不關顧外村窮人，南會代表高東堂說：「天下農民一家人，你村水地多，別村水地少，你們多抽出一些水地，一個人也短不下幾畝地，你們還可以少給不給地主水地。」其次又指出了南會要求平均水地是打亂平分，一下子做不到，結果大家覺得最好的辦法是：長通產多水地的村子，撥出土地時，水地比例要增多，有水地短通產的村子，撥進地時，不撥水地，缺水地長通產的村子，撥出地時只撥山地，如可能給他們調劑一些水地或者通產數比別村稍多一些更好。同時根據地理條件及通產數，初步決定了石門撥地給前北會、圪針崙，姚家會撥地給南金盆澗、常仲、上虎棵，南堡撥地給前北會，盤谷村撥地給後北會。

天下農民一家 富村關顧窮村

接着各村貧僱農就根據代表會意見，於十二月五日召開了三個支點村的貧僱農會，討論平分土地，在姚家會村支點會上，姚家會喬老母羊說：「咱們天下農民是一家，要翻身齊翻身，咱村每人祇三分之一多些水地，現在要撥給南會、金鵬澗地，願撥你們一半水地、一半山地，山地靠近你村近處撥。」南會高鮮魚說：「不行，咱村水地少，要全撥水地。」大家爭執不已，最後金鵬澗蒼狗說：「撥我看，你南會村短四十九石通產，「你村本有二十八畝水地，我看再撥你們二十九石水地（合十垧水地）通產，這樣你們有五十八畝水地，中貧農平均有四分地（南會中貧農計一百五十人），咱也用不着每個中農都平均水地，你看窮人的困難解決了沒有？」接着南會東堂說：「撥五分之三的水地吧（比二十九石算多一畝水地），這樣好算，結果大家都同意了這個意見。之後，南堡村婁候命要求撥出地時，不撥水地，他說：「咱村祇十四畝水地，不要撥吧！」大家說：「行」。最後討論到金鵬澗時，因該村祇缺三石通產，該村婁給來說：「你們瞧着辦吧！」姚家會閻慈見說：「比南會多給水地，給上二股股水地，一股股山地。」南堡白舒成說：「就給三石水地通產吧！」結果大家都同意了給金鵬澗全補水地。在石門莊支點會上，起初石門仍堅持按本村比例撥地，圪針崙是補石門地的，該村也堅持全要水地，這時石門杜候多就提議說：「咱石門要關顧外村，咱村有四股股水地，四股股山地，二股股旱地，現在就給外村撥六股股水地，二股股旱地，二股股山地，多撥水地吧！」上虎棵、常仲村都同意了他的提議，但圪針崙依舊不依，要求全撥水地，結果沒有得到結論。而下虎棵、常仲撥給北會地時，要求全撥山地，大家也同意。在前北會支點會上，前後北會都是缺通產有水地的村子，後北會缺四十石，他們願意不補水地，要補盤谷村山地，前北會缺一百八十餘石通產，他們須從四個村子（南堡、常仲、上虎棵、石門）來補地，遠的在二十里以上，因此，他們提議可以不要水地，但希望盤谷村地撥給他們，結果後北會也同意了前北會的要求，自己改撥遠一些的常仲的地，第三天十二月七日，行政村又召開了村代表會，大家把三個支點會意見互相交換，覺得各村間都取得了初步協議，也照顧了缺水地村的水地，雖然石門和圪針崙間還有爭論，但按石門長八十石通產，如以六股股水地撥出，應撥四十八石水地通產，而圪針崙祇缺五十石通產，另外從石門撥地的前北會，既不要水地，那麽全部給圪針崙，也就達到了圪針崙的要求。因此大家認爲平分土地已達成了初步協議，決定在最近再召開全行政村貧僱農大會進一步檢討支點會意見，以便作成方案，再提到各村農會裏去討論，完成平分土地的工作。（張香山）

（興縣石門莊按行政村平分土地，經過一個來月的討論，摸索出一些經驗，這對各地有參考的意義。他們是採取開大會討論的辦法進行的，這樣討論是否就誤時間太大，太慢了些？如果先由代表會討論，研究出意見，再到各自然村貧農團（或小組）中討論，又在農會中討論，這樣，既節省時間，同樣可以解決問題，土地分配可以進行得更快些。——編者）

離石縣委關於 領導上壓制群衆庇護壞蛋的聲明
——兼代縣委書記宋應同志的來信

編者同志：

關於離石領導上壓制群衆庇護壞蛋的事，報紙曾提了出來，我們看了當即召開縣委會議進行檢查。並又檢查出一些新的事實，茲一併揭發出來。其中有關個人負責的地方，我們已督促他們自行檢查，並向黨報聲明，向人民請罪。關於領導上、方針上的錯誤，裏面有些責任問題尚須弄清；有些事情直接牽涉到地委的領導，這裏都依實寫出，期望能得到群衆的指止和批評。

一、關於包庇奸偽地主王恩賢問題

關於領導上包庇王恩賢的問題，除前次報紙刊載外，現加以補充和說明，解放後王恩賢原混在縣政府工作，去（四二、三月間）分區公安局長李岳林，及縣公安局長張國華認爲他熟悉地方情況，能服從領導，一定要調到公安局工作，直到今年六月才覺得他在公安局不合適，但仍然以爲他是過去武工隊內幾關係中最好的一個，並仍以黨的幹部看待（縣委亦是同樣認識），後即由縣委決定調回縣政府工作，四月間，王家會進行土地改革，群衆訂王恩賢爲地主，工作團研究時（分區與縣合組之工作團），地委組織部長崔映國說是富農，縣委書記王大昌也附同崔部長的意見，於是放鬆了群衆對他的鬥爭。六月裏，縣上開幹部會研究劃成份問題，以王恩賢爲例討論，崔映國說：你的問題是好處理的，現在只是要弄清劃成份的原則，於是王竟公然的說：「以前的好，叫窮鬼們訛了一下不好了。」大家研究時，縣工會主任楊化同志會明確指出：「這是個階級問題，不能含糊」。但這並未引起重視，就「含糊」地結束了。王某膽敢辱罵貧苦群衆爲「窮鬼」，領導上還是留戀不捨，七月間，縣委開會研究受訓幹部及清洗壞份子時，專員高開天及地委崔映國都出席參加，當時洗刷對象中有王恩賢、郝盛珍（財政科員，也是地主，三十餘歲，自己直接管理家事，原在臨縣縣政府做科員），高說：「看幹部不能單純看成份，像郝盛珍這樣的幹部能有多少？」崔提出叫王恩賢到分局黨校學習，後因怕黨校不收，才沒有做出決定。

八月間（地委會議以後），王家會等四個半行政村群衆自發起來到縣府扣捕王逆，民政科長閻光洗當將王逆交給群衆，地委書記秦力生，組織部長崔映國知道後，就讓縣長閻繼武查詢是誰叫給群衆的，爲此崔批評閻光洗「應當和繼武商量」。接着又到縣長閻繼武說：「凡是這些問題，你也不要單獨處理。」於是召集縣委郭達、王正可、薛鑫、閻繼武、張國華開會討論此事，大家決定立即派一區區委李兆業、崔貴迅速往王家會幫助群衆處理，當時崔口頭上是說：「從群衆出發，站在群衆方面，與群衆商量，根據群衆意見解決。」但當時縣委及崔映國同志所以如此火速的派人下去，是不放心的，怕群衆真正處理了王恩賢，下去「照應」群衆去了。（下接二版）

崗嵐一區召開農民代表會
僱工項存喜代理區長
過去區委區公所全被地主掌握，經審查後已分別清洗撤職。

（崗嵐訊）十二月七日至十三日一區召開全區農民代表會議，出席代表六十五人（內僱工七人、貧農五十五人、新中農三人）會議除檢查各村貧僱農發動情況、交換經驗與確定進一步純潔組織、發動群眾徹底打垮地主階級外，並以兩天時間澈底審查了區委與區公所所有人員，發現過去區委與區公所完全爲地主所掌握。當決定將階級異己份子前任區書劉鴻儒、區長周景山及新惡霸前大隊長榮桂馨撤職，開除黨籍，交群眾處理。並決定組織人民法庭進行審判。其他人員亦分別予以審查與處分。最後選出區農會臨時委員會，代替區公所職權。

前區長周景山 公開維護封建利益

前區長周景山原是寧武蘆草溝大地主，抗戰後搬到一區和尚泉村，曾西事變前閻匪楊集賢專署游擊警察的工作員，曾西事變中爲我俘虜，四○年混進黨內，歷任區助理員、副區長、區長等職。工作中一貫瞞上護下，包庇地主。去年冬末貫掘底群眾門出各家地主的傢具，群眾要搬，周阻止，叫退下，群眾不依，派人找他開會，他說：「我還忙着哩，沒開上的！」今春坑底群眾門出地主劉修功十四隻羊，已經分開喂了五六天，周景山到了該村說：「這羊是去冬改革了的，現在過了明：誰叫你們門？趕快退回去！」群眾只好忍着氣給地主說了很多好話退回去。閻家村群眾去年門出地主丁萬中四垧地，丁的女兒因是周的叔伯兄弟媳婦，他跑去對群眾說：「人家孤兒寡婦的，要照顧照顧！」一從貧農隊三娃前年的，由丁家減租得到的土地中開墾去兩垧，給了丁家。北方溝地主白領元是周的岳父，三十三年貧農王成有從白家減租減出十六垧地，他跑去爲幹部說：「他們老婆娃娃沒有勞動，應該退八垧，王成有年輕輕的，有勞動力，行哩，給留下些的，把兩垧好坪地退給白家！」後因群眾反對，只給退了一半好地一半壞地。其他壓制群眾的罪惡事實是很多。

前任區書劉鴻儒 從五寨押回交群眾處理

前任區書劉鴻儒（由五寨工作團押回）是貧農底村多群子的大地主，三▢年混進黨內，歷任區助理員、代區▢，一區各村很多大

地主是他的親友，他差不多都包庇過。去年七月黃土坡群眾要門地主白戌辰（劉的外甥），他跑去制止說：「讓他拿出些東西就算了，不要門咧?!」去冬王家岔群眾中，群眾要地主吳蘭（劉的姑舅姐夫）搬出舊院子到新院去住（群眾知道他舊院有底財要掏），但劉鴻儒就硬給吳蘭留下舊院正房，不叫群眾掏。去年他私向城關群眾調劑水地九畝、坪地六畝，名是自己種，實際給他外父地主卜良虎租，並且還低價僱用群眾大車給他送糞。去冬群眾門爭他家，清算出他的院子和傢具，他趕回家來，指使周景山和該村工作的王家溝村長呂銀旺（富農，已撤職）給他全部退回。

前大隊長榮桂馨 鼓動地主逃跑破壞土改

前任大隊長新惡霸榮桂馨，弟兄兩人，爲逃避兵役，分住嵐縣鐵耆村與崗一區安子村，四四年竊得民兵英雄後，出席邊區群英會，隨即混入共產黨，歷任中隊長、大隊長，藉「英雄」「幹部」地位，到處勒索訛詐，安子村五十戶人家，他即訛詐過四十八戶之多，他把自己水地以現租租給貧農劉中喜，反而又調劑群眾好水地種，他又把自己房子折了，用貪污的四石多租買下院子，並強迫與群眾換下好的。今年稅收工作中，群眾將他撤職，他心懷不滿，到處破壞土改；先後會鼓動地主孔憲誠、孔貴明、郭六等逃跑，向群眾造謠說：「共產黨幹部審查，「現在要取消共產黨呀！」代表們憤慨異常，一致決定開除黨籍，交燕家村組織人民法庭進行審判處理。

對於有錯誤缺點的人 給予改造機會

當審查前區委書記李六元（現在稅局工作）是富農成份時，有幾個代表說：「不要還富農！」但另外一些代表立即說：「李在一區工作七八年，對窮人還好，沒有發現包庇地主富農的事實，「算是投降了咱的人」，「看事實說話」，不能和劉鴻儒、周景山一樣看待，但同時又指出他四四年會借過六百斤公糧買了牛，雖已還過，但還短一百斤，是個大錯誤，馬上退還一百斤。要他好好檢討，稅局工作還是讓他作。大多數都表決同意留下。對於在黨校學習的楊計生（貧農）認爲他的錯誤是周景山吹的，實多不實際，是周景山關係拉拉扯扯，主要是上了周的當，是周的過，但本人也要負責任，應好好檢討，念他是受苦出身，還沒有發現什麼大問題，還是「留黨」，讓他在黨校好好學習改造自己。

審查到助理員李郁成（中農非黨員）認爲他在徹估時期當過教員，門爭地主表現不堅決，決定撤職，回家工作。劉守業成份歷史弄不清，工作作風仍不好，停職再審查；其除工作人員叫繼續留職。區工作。大家查到現任一區書趙斌（又中農）時，審查因他到作半年，歷史作了檢討，他自己把工作與歷史告檢門，代表一致認爲他幫助了積極人門爭地主都可以，決定仍繼續工作。區委馬有才出身僱工，現已發展中農，門爭地主不堅決，且和地主女人結婚，給予撤職留黨查看的處分。婦女部長李爾書出身貧苦，和富農王海辯結婚後，自私，但幾處叫群眾給她種地，馬跑泉地主邊長富請她吃了一頓飯，她就私自給邊減少二斗公糧，她下鄉還住富農家，不住貧苦農民家，決定留黨查看三個月，看她對解決丈夫及她自己問題的態度如何，再作最後決定。區委田富紅、大隊長賈克紅過去都有自私自利行爲，決定停職留黨。最後經分組討論，用秘密投票選出僱工項存喜、貧農劉忠紅等十三人爲區農會臨時委員，其中又選出七人爲常駐委員，趙斌爲主席，僱工項存喜、吳長大副主席，並由僱工項存喜代行區長職權。區級機關經此改造後，代表都說：「這下才是正是咱窮人的政權了！」（侯振海、潘辛酉）

×　×　×

臨縣泥溝村翻身農民 發起年節勞軍

（臨縣訊）一區泥溝村翻身農民發起年節勞軍。十一日貧僱農會上討論時，赤貧李全剛說：「我年時到離石參戰，看見咱的軍隊打仗真是辛苦哩！咱們在後方翻身，還不是憑上咱軍隊在前方打蔣介石哩！」大家都提出明天在中貧農會上討論。第二天一討論，大家都擁護，撿的自報慰勞東西，有的抬扭架不在，趕晚上和十三日早上也來報。共有一百六十三個人上了慰勞簿。又寫了慰勞信，連慰勞品託縣農委會轉給前方。原信如下：

前方將士們：

現在快要過陽曆年了，我們泥溝村全體群眾（中貧農）要慰勞你們些東西，因爲我們村憑上共產黨毛主席領導下的你們，在前方日夜不息，受凍受餓，流血犧牲，整天和地主頭子蔣介石、閻錫山作戰，消滅了沒數的敵人。我們覺着你們在前方打仗，保衛了我們在後方安然自在作土地改革大翻身運動，憑上你們的努力作戰，我們在土改中把壓在我們頭上幾千年的一塊大石頭（地主階級）打垮了。經濟上翻了身，有吃有穿，有窯有地，政治上窮人能掌握村事，人人都有說話的權利，這全是憑上你們得來的大勝利。我們全村人都很高興，所以我們記起你們英勇苦戰，流血流汗的艱苦來了。因此，我們全村男女群眾自動慰勞你們羊肉一百零三斤半、白麵七十斤，作爲祝賀你們過新年的禮物。致

大翻身敬禮！

泥溝村　翻委會主席　劉芝有（男）　李世富（男）　高愛娥（女）同啟

離石縣委關於
領導上壓制群眾庇護壞蛋的聲明
（上接第一版）

群眾門爭了王逆，僱傘出一千多元白洋，下欠二千多元白洋，王頭抗不出，群眾途將他送回政府，暫時代爲管押，縣長認爲武當將王逆扣起，秦力生同志知道後，和縣委宣傳部長薛益說：你們商量一下看怎辦，繼武做事太冒。薛找到閻繼武就說：「不了，暫時放到建設科吧！」後考慮到怕他跑了，才決定押起。但直至此時，地委與縣委一些主要負責同志，還認爲王恩賢是爭取改造的對象，企圖蒙蔽，爭取教育他，國同志會教閻繼武藉助他「遮關」（意即指報紙）發表「幹部過五關的社論」，秦力生同志並讓縣長閻繼武勸說王恩賢再拿出一些錢來，和群眾商量解決。利地委書記會議以後，縣委郭逵、王正可等拿着清洗壞份子的名單到地委商量，一提到清洗王恩賢時，崔映國同志說：「你們要考慮一下」，仍是姑息，捨不得將這樣的壞傢伙提出去。

二、關於領導上壓制群眾要求，扣押壞「幹部」，避免群眾門爭問題。

今春以來，縣上主要幹部多數參加工作團工作，縣上只留縣委宣傳部長薛益、縣長閻繼武、公安局長張國華。群眾控告幹部的呈子都交在縣[illegible]……扣押壞「幹部」，避免群眾門爭問題……說明，尚未寄到。）

立即究處，而對幹部竊取果實，脫離群眾，破壞黨的影響及貫徹生產供給會議之[illegible]組織及清理幹部竊取果實方針，則提的很少，事實上是以個別幹群門爭中選進不純份子爲藉口，而修改了分局生產供給會議的方針。

六月間，縣上召開幹部會議研討清洗壞幹部的問題，會上大家揭露了不少材料，縣上認爲洗刷的太多，就心再配備不起來。縣委薛益去詢問地委崔映國，崔說：只洗刷兩種人：一、敵僞人員；二、漢奸特務。而對於地主富農混入革命隊伍中的階級異己份子，則有提出。會開完了，在檢討中，提起上述兩種人包括不了所有的壞份子，才又發了個補充指示，加了一種「爲群眾痛恨的，目下就不能使用的幹部」，對於不放棄本階級利益的地主富農，仍無一明確態度。

處理。地委書記會議以後，九月二十六日，地委發了關於群眾審查幹部，及暫行精簡的一些具體問題的指示。[illegible]

離石壓制群眾、庇護壞蛋的錯誤，[illegible]

三、幾個修正分局整頓組織，審查幹部方針的指示

[illegible]

離石縣委　代縣委書記宋應　十二月十日

豫陝鄂我軍四百里戰綫上
平漢南段展開大破擊
攻克九城及漯河駐馬店兩重鎮
破路三百九十里俘敵四千五百

（新華社豫陝鄂前綫二十一日電）豫陝鄂東綫解放軍一部，配合陳粟大軍，猛向蔣匪內戰輸血管——平漢鐵路南段，在許昌信陽間附近四百里戰綫上，展開大破擊，接連解放漯河、蔣匪重要補給點駐馬店兩大軍事重鎮，及確山、西平、遂平、臨潁、桐柏、泌陽、舞陽、葉縣、襄城等九座縣城，俘獲蔣匪四千五百餘名。攻勢係於十四日夜一時開始，至十九日午夜，將許昌以南到信陽以北之李新店三百九十里鐵路沿綫的軌道、車站、橋樑、電綫澈底破壞。至此，豫陝鄂解放區已與蘇魯豫皖解放區在鄭州以南五百餘里地區聯成一片。

蘇魯豫皖我軍破擊戰
三天連下十一座縣城
我三大野戰軍已在平漢綫上握手相慶

（新華社蘇魯豫皖二十一日電）前綫司令部發表二十九號公報稱：我人民解放軍於十三日晚發起對平漢隴海兩鐵路之破擊戰，迄十五日止，已獲重大勝利，攻克許昌、開封、民權、新中牟、陳留、尉氏、洧川、長葛、鄢陵、扶溝、新鄭共十一座縣城，平毀平漢鐵路謝莊車站（鄭州南三十里）至許昌一段，隴海鐵路柳河車站至郭莊車站（鄭州東三十里）一段，共長四百五十里（僅開封近郊鐵路未破壞），殲滅蔣匪萬餘名。（甲）作戰戰績如下：（一）十三日，我軍攻克尉氏、鄢陵、扶溝、長葛、新中牟（即八崗）六座縣城，並在尉氏附近殲滅蔣匪騎兵第一旅，十四日夜，又將該旅包圍於新鄭以南二十里之官亭營，當將殲滅該旅大部。（二）十三日晚，我軍攻克許昌城關，十四日下午三時，攻佔許昌車站，當晚十二時總攻該城，至十五日下午三時，全部肅清城內守敵，殲滅蔣匪整四十師留守處及特務營兩個連及該師三十九旅一一五團全部，第二十六軍（即第四兵團）指揮部、特務營、國防部獨立第二十六旅六個連、交警十七總隊一個大隊、兵站二十六分站、魯山縣保安團、許昌自衛隊三個連及蔣記河南省第五專署、許昌縣政府、魯山縣政府等部，生俘敵第五專署少將保安副司令凌雲潮以下五千七百餘人，斃傷敵五百餘人。（三）十四日下午，我軍攻克新鄭及謝莊兩車站，殲滅蔣匪國防部獨立第二十六旅之大部及整五師軍官總隊二百餘人，十五日，續克新鄭城。（四）十五日下午三時，我軍經一時戰鬥，攻克開封縣城及開封車站，殲滅蔣匪整六十八師一一九旅三五五團全部（該團係第三次被殲）及偽開封縣政府「還鄉團」等部，生俘敵千餘人，斃傷四百餘人。（五）十五日夜，我軍攻克民權縣城，盡殲守敵蔣匪暫二十四師一個連，整六十八師[illegible]一旅砲兵營及四個保安中隊。

以上共計生俘蔣匪一萬零二百七十五名，斃傷千餘人。

（乙）主要繳獲：野砲六門，日式十五公分口徑重砲二門，山砲二門，九二步兵砲八門，戰防砲八門，火箭筒三個，戰防槍四支，迫擊砲十八門，六零砲四十二門，擲彈筒十五個，輕機槍三百零九挺，重機槍三十八挺，湯姆衝一百四十支，卡賓槍五十支，衝鋒槍六十支，汽車七十餘輛，戰馬七百餘匹（另擊斃戰馬四百餘匹），汽油兩千三百餘桶，小麥二千餘噸，大米數百萬斤，洋麵千餘袋，各種彈藥萬餘發，子彈八十餘萬發，火車頭四個，車廂二百節，炸毀鐵橋五座。

（丙）此次戰役，除大部殲滅蔣匪軍有生力量，摧毀鄭、汴、許三角地帶蔣匪反動統治，解放廣大人民外，並與我劉鄧、陳謝兩大軍對平漢許昌以南之大破擊，互相呼應，使蔣匪內戰主要戰場之中原鐵路交通綫全部被毀。蘇魯豫皖與豫陝鄂三大解放區，已在廣大地區上聯成一片，我三大野戰軍已在平漢綫上握手相慶，互祝新年勝利。

晉察冀地武民兵
廣泛出擊戰績空前
十一月份斃傷俘匪偽一萬三千

（新華社晉察冀廿一日電）分社記者頃綜述十一月初至月底晉察冀地方武裝及民兵之戰績稱：在此期間，晉察冀各區民兵武裝及石家莊[illegible]，配合解放石家莊戰役，廣泛出擊，戰績空前。據不完全統計，總共斃傷俘匪偽軍一萬三千餘名，解放獲鹿、元氏兩城及石莊外圍蔣匪重要據點共計四十處，繳各種砲二十三門、重機槍三百廿六挺、長短槍六千六百廿枝、各種彈藥近五十萬發、坦克六輛、汽車八輛。平津保三角地帶，上月一日至十三日間，我軍出擊天津以西地區，攻克張家[illegible]、[illegible]河港等重要據點五處，殲蔣匪五縣聯防司令部參謀長張贊元以下四百九十餘人。另部我軍突然出現於平津段北寧路上，將該路炸毀三段，並攻克[illegible]，匪平津間交通一時中斷。十六日，活躍於北平以南地區我軍一部，一舉攻克華北匪鐵路調度基點豐台鎮車站東南八里之達公莊及蔣匪平南約七十華里之重要據點馬頭鎮，平市匪偽感受重大威脅。保定外圍我軍，於十八日至廿日攻克小金莊、大江店等據點五處後，匪新二軍龜縮城內，不敢妄動，平保間鐵路依然中斷。我軍一連串勝利，使平津保地區蔣匪大爲震驚，自上月二十四日起，蔣匪十六軍二十二師由涿縣等地，六十二軍及九十五師由北寧路對安次向該區進行報復性「掃蕩」，並沿永定河兩岸企圖搶糧抓丁，我當地軍民堅持[illegible]，步步阻擊。津門下，我軍向靜海西出擊，攻克運河畔王口鎮及勝芳東南十餘里之三譚里等地，予「掃蕩」之匪以沉重側擊。匪「掃蕩」不逞，於三十日即退縮據防。現平津保三角地區除霸縣、雄縣、固安、安次等城仍有匪盤踞外，永清、新鎮、容城、新城等城及廣大鄉村，仍爲我當地軍民英勇堅持中。

華中南綫十一天攻勢
殲敵九千餘人

（新華社華東前綫二十一日電）華中解放軍指揮部頃發表華中南綫戰役公報如下：指揮部配合地方武裝，於上月三十日夜發起南綫戰役攻勢，迄本月十日結束，歷時十一天，先後殲敵正規軍整二十一師一個團、整四師、整五一師各一部、蔣記保安隊十餘個中隊及蔣政權人員等，攻克通匪據點七十三處，解放土地五千餘平方里，人口六十餘萬。戰績共計如下：殲敵共九千九百餘人（中生俘八千一百餘人，斃傷一千八百餘人），繳獲各種砲八十七門、長短槍二千二百三十七挺、一百八十挺，砲彈千餘發、子彈二十一萬七千餘發、電台兩座、卡車六輛及其他軍用品極多。

昆明學生助學運動
昆明通訊

爲了打破蔣匪所加於學生們的經濟困難，十月二十七日起，昆明學聯發動了一次全市性的冬季助學運動，許多學校都臨時停課，學生們在「用自己力量解決自己問題」的口號下，廢寢忘餐，從天亮忙到深夜，到處充滿了同情互助團結的空氣。

在某中學的助學晚會上，一個同學講到繳不起膳費，餓肚子，每天吃兩個燒餅度日時，全場五百多師生感動的流淚，有的還抱頭痛哭，立即捐出現款、心愛的自來水筆、手錶、口琴等，甚至有的把飾品也拿了出來。一位窮教師站到大家面前，把自己舊有的一件棉大衣脫下來義賣，同學們流着淚的買了大衣，又重新送還給這位教師，但他卻仍舊捐了出來。晚會開到深夜二時，露水淋濕了每個人的頭髮，這天晚上，就募集了助學金蔣幣一億元。

除了自己捐款外，同學們還上街頭賣報紙，洗衣服，擦皮鞋做各種工作賺錢，女同學做手帕、手套、兒童玩具等來義賣。學生們利用一切民間形式如紮花燈、耍龍燈、跑旱船等，深入宣傳助學，到深夜還可以聽到鑼聲和歌聲。

毫無人性的蔣匪，用盡一切陰謀破壞學生的自救助學運動，拘捕助學運動的蔣記公務員李仁[illegible]夫婦、新民書店經理王平，封閉了新民、華僑、金馬等書店，正式具文給雲南大學，要昆明學生自治會工作的同學於十月三十日前到蔣匪警備司令部「自首」，蔣匪雲南省主席盧漢侮學生說「見人就募捐，不是好人」，蔣黨省黨部的「民國日報」更無恥的僞造「雲大學生自治會告各界書」，胡說「學生們已接受了盧漢的勸告，取消助學運動」，街上的助學標語壁報都被撕毀，蔣警挨戶通告市民，不准捐助學生，否則要處罰。

但學生們並沒有被蔣匪的恫嚇所嚇倒。十一月二日，全昆明市大中學三萬餘人，在雲大操場集合後，分隊到全市擴大宣傳，每條街道和十字路口，都有學生在貼壁報，標語，玩花燈，或者演講，市民從四面八方擁來，團在學生的周圍。當學生們控訴蔣匪所加於他們的經濟困難飢寒交迫時，市民都滴下淚來說：「大家都是一樣」。學生們唱歌時，市民跟着一起唱，吐出蔣匪所加予的滿懷積憤。三日早晨，學生義賣隊在各處出現時，市民們放砲歡迎，熱烈捐輸，工人、洋車夫、挑夫、洗衣服的老婆婆，都擠到人羣中捐錢，學生們不肯接受他們的血汗錢，但他們堅持着說：「拿去吧，這是我們憑力氣賺來的，我們這一輩子受夠不識字的苦了。」

學生們在十多天的辛勞中，依靠了自己的勞力與社會人士的熱烈同情，衝破了蔣匪所加予的重重迫害，部份解決了自己的生活困難，從此，他們更深刻體驗出團結就是力量，團結奮鬥才能生存的眞理。

蔣賊賣國罪惡面貌
出賣滬電力業換取美援

（新華社陝北十九日電）上海報紙消息：蔣介石已完全出賣上海電力事業予美帝國主義，爲取得美國貸款的條件之一。馬歇爾於十一月十二日華盛頓記者招待會中宣佈三億美元貸款的約許時，特別提及上海電力業，其原因即在此。蔣匪上海市公用局長趙曾鈺無恥聲稱，不如此作，「借款即有困難」。蔣匪出賣國家主權，換取美國貸款的罪惡面貌，赤裸裸暴露出來。蔣匪與其美國主子所簽訂之「契約」，已規定由美國控制之上海電力聯合公司於明年元旦成立，資金共二千三百萬美元，美銀團投資一千三百萬美元，佔百分之五十以上。該契約並規定美銀團可向上海各電力公司投資。聯合公司除經營電力外，並享有對上海公私道路、河流橋樑、溝渠街巷及任何公產上的投資特權。蔣匪並允該公司可在華享有「治外法權」，規定有關該公司之糾紛發生時，中國方面無權處理，要由美國方面推選仲裁人，自行「仲裁」。此契約發表後，甚至蔣匪上海市議員黃樹聲亦不能不承認這是一個十足的賣國契約。

新安澠池地區
我地武清剿蔣家殘匪
殲匪五百餘一度攻克新安城

（新華社晉冀魯豫二十一日電）遲到消息：豫西地武在新安、澠池地區，清剿蔣家殘匪，於四日至十一日一週間，共殲匪五百餘，並一度攻克新安縣城。四日一天中，即殲新安澠池間蔣記甘泉鄉等三個鄉隊，斃俘其九十餘。六日，我又奔襲廟頭村之蔣記鐵門鄉隊，斃俘其一百七十餘。十日，我襲擊新安城西五里之蔣匪新安保安團，匪不支潰竄，我於是日攻入城內，後又主動轉移。澠池蔣偽縣長王[illegible]部糾合土頑平[illegible]田部，流竄於鐵門附近，圖犯澠池，十一日，我即將該匪團殲，斃王閣以下三十餘，俘平漢臣以下二百八十餘。以上各次戰鬥，共繳迫擊砲二門、機槍八挺、長槍二百五十餘支。刻該地殘匪已大部就殲，我太岳軍區特通令嘉獎有功部隊。

青島烟台等地
蔣匪恐慌萬狀

（新華社華東二十日電）青（島）烟（台）等地蔣匪恐慌萬狀。當我軍攻克萊陽時，盤踞青島蔣匪恐慌異常，一面加緊戒嚴，一面由蔣匪軍警及各有關機關組織「戶口突擊總隊」，抽查全市戶口。市內蔣匪官員紛紛搶購黃金細軟，準備逃命。烟台守敵一個團，天天趕挖工事，該城蔣偽鄉保全被逐出城關，以應「不測」。該城蔣匪並迫令各中學男女學生一律受「軍訓」，準備爲蔣匪充當砲灰。烟台蔣匪每日強徵市民數千，構築防工事；男人每隔一天即須出伕一次，家無男人者以婦女頂替，富有者每天須以三萬元蔣幣僱工頂替，並挖成一條長十餘里寬深均達一丈四尺的護市壕，且迫令孫家販附近農民挖掉青苗和墳塋，爲蔣匪修築飛機場。

日工潮繼續發展
二十萬工人舉行示威
要求最低限度的生存

（東京訊）日本工潮仍在繼續發展中。十八日，十五個工人團體的二十萬工人參加皇宮廣場上滿佈紅旗的羣衆大會，與會羣衆痛斥造成日本經濟危機及使工人生活更加惡化的片山內閣。大會通過決議，號召全國工人「爲工人自己而生產」。決議中指出，自片山執政以來，日本經濟情況即每況愈下。工人們要求政府對最近罷工的公務員改變態度，會後，二十萬工人們冒着初雪的嚴寒，並赴首相官邸及議會、最高法院等地舉行示威遊行，高呼：「我們要求最低限度的生存」。

意罷工運動方興未艾

（羅馬訊）意大利罷工運動正方興未艾。羅馬罷工剛勝利結束，貝斯加拉（羅馬東北）及西西里大罷工又已開始。貝斯加拉城市政廳自十二日以來，即爲三千名前地方游擊隊員所守衛，由於反動內長謝爾巴引用了允許反動政府解散民主選出的地方自治政府的法西斯法律，命令撤換該市社會黨市長，並藉口該市政會中沒有基督教民主黨代表，命令解散該會議，地方游擊隊員保衛了這一民主機關，使市政工作照常進行，由該市三百萬人民簽名的申請書，已遞交總統，要求廢止謝爾巴的命令。貝斯加拉工會爲了支持人民的正義要求，並抗議反動政府的法西斯行爲，已於十七日號召總罷工。西西里兩個重大城市巴勒摩（該省省會）及喀大列帶工會，宣佈於十六日午夜起舉行總罷工，要求失業救濟。同時，三十萬糧食工人已決定於聖誕前九日（二十日）開始全國罷工。

波保民主青年聯盟
正加强組織與團結

（新華社陝北二十日電）東南歐新民主國家的青年，正在加强組織與團結中。據華沙訊：波蘭民主青年聯盟，八日在此間召開第一屆大會，出席者有來自全波各地的青年代表數千人。蘇、南、捷、保、匈、羅、挪、英等國，中國解放區青聯執委，戰鬥希臘與世聯，均派有代表參加，由工人黨（波共）中央總書記哥穆爾卡報告波蘭青年及民主青年團體的任務。十七日，大會聽取了青年聯盟中央委員會主席柯瓦爾斯基及總書記馬猶斯基的報告，柯氏呼籲波蘭各青年團體統一行動起來，執行復興與建設人民波蘭的巨大工作，並教促青年更徹底地學習掌握馬克思主義的原則。馬氏則報告了青聯章程草案，內稱：本聯盟爲波蘭城鄉勞動青年的羣衆性的非黨派組織，負有在自己隊伍內培養人民波蘭的忠誠兒女的責任。會議結束之前，一致選舉柯瓦爾斯基繼任青聯主席。又據索非亞訊：保國青年正熱烈準備將於二十三日在此間舉行的民主青年聯盟的成立大會，將有一萬二千名代表參加，全國四千五百個城鄉青年組織，將統一與團結在這個聯盟中。

捷、羅工業生產
以驚人速度發展中

（各方訊）捷、羅二國的工業生產，正以驚人速度發展中，到一九四七年底，捷克工業將幾乎恢復到一九三七年水準。據統計局材料，捷十一月份工業生產，除糧食工業因爲嚴重的旱災外，全部超過計劃的百分之四．三，其中尤以重工業超過最多，鋼鐵工業超過十一月份計劃百分之十一．六。爲了佈置順利完成明年計劃，捷政府已通過一系列以勞力與原料供給工業的決定。羅馬尼亞的許多工業部門，十一月份也已完成並超過了生產計劃。

蘇捷報紙痛斥
美英法破壞外長會議

（各方訊）蘇捷報紙痛斥美英法帝國主義集團破壞外長會議。十九日，「紅色艦隊」報稱：「外長會議的全部進程，證實了美國代表團，不僅挾着分裂德國，使西部佔領區成爲美國獨佔的資本家殖民地的計劃來開會，而且處心積慮使會議破裂。儘管蘇聯一再努力使會議得以進行，而美英法代表團仍決意於賠償問題上造成了破裂。」

蘇聯作家飽奇金十七日於文學報撰文稱：「現在已經無可懷疑了，倫敦會議的失敗，顯然事先即已由美英法確定，正如莫洛托夫所如此直接了當地向馬歇爾、貝文與比道爾所說的，角色早就派定，並且預演過了。不過馬歇爾與貝文並沒有發揮他們演醜劇的天才，因爲他們畢竟未能用一些見得人的假面具來掩蓋他們的背信棄義。現在帝國主義國家內的商店老闆們，滿意地蠶食着各國的神聖權利。美英法間下賤貪婪的買賣，代替了戰時的莊嚴條約，無數的聯合國戰士的墳墓被反動派的利慾沾污了，斯大林格勒的英雄們痛心地看着三個資產階級的外交官員（指馬歇爾、貝文、比道爾）一模一樣的在倫敦會議上演可恥的笑劇。」捷克『魯德．布拉格』報於十八日稱：「不論馬歇爾或貝文，都不會表示達成協議的意願。會議尚未結束前，美國方面就故意發出將建議暫停外長會議工作的消息。美國方面了解到若進一步討論賠償問題，美英就會完全信譽掃地，這就是爲什麼它們要在十五日決定立即破壞外長會議的原因，待到美國製造西部德國憲章的消息公佈時，馬歇爾事前準備破壞會議的計劃更徹底暴露無遺。」

卡岡諾維奇
任蘇部長會議副主席

（莫斯科訊）蘇聯最高蘇維埃主席團十八日發表命令，委任烏克蘭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總書記L．Z．卡岡諾維奇爲部長會議副主席。卡氏是蘇聯衆望所歸的卓越政治家，一八九三年生於基輔縣之卡巴那村，十四歲時即到基輔當工人，一九一一年參加布爾塞維克黨，一九三零年以來，即任聯共（布）中央政治局委員迄今，是聯共黨與蘇聯政府優秀的領導者，最傑出的組織家之一，是斯大林最親密的戰友。三十多年來，不論在黨工作、軍事工作與建設工作上，都站在最艱苦崗位的前列。他又是組織十月革命建立紅軍與清黨的主要領導人之一。在斯大林五年計劃期中，會出任交通人民委員長，石油工業人民委員與人民委員會副主席，解決了建設工作中最困難的交通與建立石油工業問題。在他的領導下，莫斯科建造了世界最好的地下鐵道與莫斯科——伏爾加運河，並曾任國防最高委員會副委員長，協助斯大林處理政務。曾因功勳卓著而獲得列寧勳章與勞動紅旗勳章。

婆姨們的控訴

晉英

如今我可不怕她了

咪武家滿富農高樹正的婆姨任月清，在村裏眞是萬惡呢！十個人裏，就有十個人怕她。

我叫沈候女子，今年四十三啦，老漢死了八年了。老漢在時，貸過她家一眼窰，她家一共有八眼窰，五眼都是村裏的窮人貸着住。那咪老漢死後的第二年吧，那灰孫子（任月清）非要把貸錢漲成二斗黑豆不行，後來又要漲成四塊錢（白洋），我因恓惶的住不起，只有在十冬臘月天起身（搬家）。臨搬的頭一天，任月清來過了一遍，院裏放的炕石板數着丟了，說丟了一塊，我親眼看見她老漢搬着走過一塊，就趕緊賠着笑臉說：「不是你孩家爹搭過一塊嘛，你忘了吧？」那婆姨惡狠狠的說：「那咪家搬來，很沒啦搬，你住在這院來，問誰呢！」我緊忙應承着說：「要麼，我給你家賠一塊。」可是人家非要原的（意思是非要原物不行）。天呀！我心裏盤算着，明明是她老漢搬走了，非要逼着我麼，承不行，反正咱人窮，只有把氣往肚子裏嚥。

第二天一早，我正在做飯，忽然任月清的大小子又來吼我了，哎呀！這又不知「嚼的」（怎麼之意，臨縣土語）了，飯也不做了，趕緊就走。去時任月清正在淘米，準備冬呢！人家也不理咱，半天我才問了一句：「乃照家嫺頭，你吼我做甚？」「你住人是家的窰，想住就住，想走就由你走，你爲什把地下剜下坑？」我說：「窰室清野，坑埋了兩個缸。」「哼！你曉得室清野，我這是紅花紫草（有風水之意）的地方，你曉得把咪的風水都叫你倒了曉不得？你爲什把寒頭掃上「惡沙」（髒土），趕緊給我扭上好土，墊一層土，灑一層水，做個實地界。」

我沒啦辦法，小子才十三啦，只有回去叫小子跳進坑裏去拿候（小）炭鍬，一鍬一鍬的把坑裏的髒土翻出來，又扭了好土倒進去，灑了水，踩得平平的。反正人窮了，由人家欺侮。

如今我可不怕她了。那天咪村一窩羣衆婆姨開會鬥了她，咪也在她跟前倒了苦水。這會是窮人的世道，我們打了她的封建（威風）。

「門也丟了」

五月十二的打旱，我出院去倒尿盆，一出咪家的門，呀！好奇怪！「啊的」咪兒住的窰上的兩扇門也沒啦了，這是「啊的」一回事？一間院裏的隣家，才曉得是一清早咪兒出去了，任月清的兒把門揹走了。咪住了她家的窰已經五年了，每年出四塊貸錢，去年因咪家難過了一年，只給了一塊錢，還有三塊沒啦給，她就用這麼個辦法叫我起身，你看還灰財主的心狠不狠。

我叫李候女子，今年四十二了，她再不讓死腦筋也換轉不了，說去年的那三塊錢不給，她就連那四年四十六加上去年的一塊十七塊錢都要和她算這賬！

「窮人還是要和窮人住鄰家」

五年前，咪家和任月清住在一道圪塄上，圪塄底下有她家的三苗棗樹，每年一開始結棗的時候，就是咪家該上挨罵的時候了，一直要罵到打完棗，年年都是這樣，其實咪家連她棗樹跟底都不敢去。棗樹是在大路上，咪家後偷她的棗，她也就是罵咪家，咪孩耍時挨的窰近了，她就罵：「叫幾個狼來呀！你們不怕狼把你們吃了，狼吃你家的孩肉呀！……」咱是窮人，那敢惹氣呀！年時因爲怕的實在吃不住了，咪家和撤上走了。這會咪家實在好呢，我們一樣是窮人，實在要窮人和窮人住鄰家。我的名不好，叫劉金牢，那天咪村開會鬥她，我可把四、五年的苦水全吐出來了。這陣天下窮民是一家，窮人們要齊心把地主老財都鬥倒！

於臨縣二區謝家溝

地主惡霸化形記
「瘋子」

前年，山陰西溝村地主王應成，害了一場病，便裝起瘋來，到外村跑了一趟。去年我軍解放山陰縣後，王某更裝得像個瘋子，故意胡說八道，把自己罎罎罐罐打破，滿起升半來麵撒在院裏，故意把羊肉放臭，狠心的把自己老婆都藉瘋扭死……當時確迷惑了一部份羣衆，說「那是個瘋子！」王某聽到更得寸進尺，不交公糧，不服抗勤，地荒蕪不種，大門二門關得緊緊的，父子倆偷偷坐在家裏，安然自在的吃起油糕、豆腐來。他以爲還樣可平安無事。

十一月土地改革工作組到了該村，和羣衆研究，有人才揭穿：這傢伙是有名的惡霸地主，一頃七十多畝地、一頭騾子、一條牛、放高利貸；嫌長工受苦，不好，每年總要換十來個。因爲做賊心虛，早就裝起瘋來。工作組和羣衆研究後，羣衆說：「把他抓來清算！」開始這傢伙也還藉瘋抵賴說：「我有十來萬哩！」又說：「我有四斗黍子，兩塊錢也叫女兒拿走啦。」羣衆要捆吊，王某的說：「我有個餅餅，埋一百塊白洋！」羣衆逼問的不行，又說：「我還有一個餅餅！」羣衆把「一當時倒出白洋三百六十八元。這下羣衆把地主無恥的假面具揭掉了。（苗春）

翻身農民慰勞子弟兵

翰敏汪
書生洋

十一月十八日，我分區某部，在孝義鎮殲滅閻匪軍六九師二○五團二營全部的捷音傳來，文水邊山羣衆，及交城三區嵌金一帶翻身農民，紛紛前來勞軍。他們抬着、揹着、抱着豬、羊、雞、菜等慰勞品。很多戰士感動的說：「羣衆對咱們這樣好，今後更要勇敢作戰！」

林團長在回謝羣衆時激昂的說：「我們是人民的軍隊，打仗消滅勾子軍是我們應盡的責任，今後我們要打更多的勝仗，消滅更多的敵人，堅決保衛羣衆利益，保衛貧僱農民的翻身果實，來回答人民對我們的愛護。」

在翻身農民的慰問信裏，充滿着對自己軍隊熱愛之情。如南堡村土地改革委員會和全村貧僱農的慰問信中寫着：「……你們打勝仗，使我們靠近南台下的南堡農民能安心的做我們貧僱農民翻身的事情，不致受驚、受怕、受冷，喝碗米湯也歡心。……」像這樣親切而熱情的信，共收到五十多件。

水峪貫翻身農民慰勞的紙烟包上，更寫着非常通俗的詩句：

一根紙烟一點心，
慰勞咱們的子弟兵，
打到南京太原去！
保衛咱們的好光景。

×××××××

十一月三十日

來信更正

編輯同志：

十一月十四日副刊登載的「綏德吉鎮戰鬥的民兵故事」，我們因爲一時的疏忽，把第一段中崖馬溝的民兵馬繼光錯寫爲「馬維光」，特此更正。

劉三星